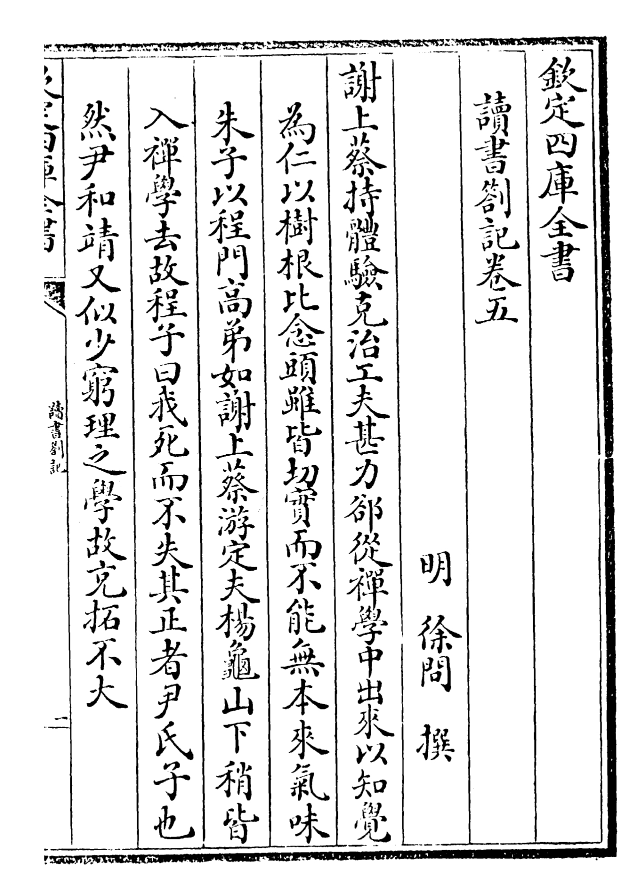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劄記卷五

明 徐問 撰

謝上蔡持體驗克治工夫甚力卻從禪學中出來以知覺為仁以樹根比念頭雖皆切實而不能無本來氣味朱子以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故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然尹和靖又似少窮理之學故充拓不大

杲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盖欺人也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畏若真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着脚卻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拗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於聖門下學上達格致誠正工夫已漫不相關矣

象山與朱子鵝湖議論多不合且指朱子為葛藤說

若以氣折人而不察夫理之本末精粗內外聖賢原是如此教人其等斷不可躐易非朱子杜撰之言只是朱子推明得詳盡如云大學首章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者也其答項平甫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邊耳觀朱子平生論說義理甚詳備誠如繭絲牛毛然歷歷皆有根據下落而子靜少平心易氣偏拗處多不知尊德性

者何在而朱子則欲就其所謂德性會歸而同之也然則晚年自悔麄心浮氣蓋悟往日之差其進亦可知矣

又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別自有個克處又云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愚觀自古大聖大賢如伊尹孔顏孟其相師相勉精察力行只是一

個志若無志不知何所向往何所歸著宋大儒多於禪學中着脚既知不是便走出向實地大路上行若予靜恐未免沉冥其中耳

近學以大學在親民宜從舊本不用新民愚謂講說道理在親切妥貼不必拘於一字且新民與明德相應蓋自明其德又當新民也且引諸書於民上皆無親字曰親其親曰親九族曰親親皆以所親而言曰百姓不親以民自相親而言若以民為親則是兼愛無

親跡也明者必能辨此

或比堯舜孔子湯武夷惠如金有輕重等鎰愚不知顔孟曾閔以下只有幾多鎰也要之聖人德無不盛所以孟子只言性之反之之異耳至若伯夷栁下惠其實不及顔子故孟子就其一節之粹而無雜者亦以聖稱之正不可拘泥在跡上

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

曰敬即無事時義義即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功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

或謂如稱其人知孝其人知弟必是其人曾行孝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如痛必自已痛了方知痛饑必自已饑了方知饑愚謂人能孝弟稱其孝弟可矣何必

稱他知孝知弟知在我乎在人乎不然人已知行之
間真世所傳蕉鹿之夢也又痛與饑知之無益痛必
拊摩而使之平饑必飲食而使之飽終亦力行之在
後也若費辭求異互相逃閃以求必行恐於平易處
反戾
又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則是周公思兼三王仰
思而得之已不須待旦矣痛與饑寒事卻似行到方
知類象山解君子喻於義必要好後方喻與程子所

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又云須知了方行得意相反若行遠不問道先知所向未免擿埴索塗冥行而已耳近嶺南黄才伯云知如目視行如足行既有先後又非徒知而不行者較能發先儒未言之意

或謂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卻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間斷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等語亦自痛快切中人病但云知行本體聖人教人正是要復那本體愚恐二字無本體只有知之真

與不真行之力與不力者耳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正此之謂也

或謂貨色名利等心一切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自無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發而中節如此只說得至誠能盡其性者也若常人之心易感而動其動也天理之道心常少物欲之人心常多貨色名利等心如何會自然消滅得盡便至寂然不動廓然大公發而皆中其

節哉大舜惟精惟一是精察理欲之幾而決去人欲以循天理斷斷乎不可易者其次則莊敬以存養之而已

或謂居敬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為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

原無有知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發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功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

或以大學格物為正物如大人格君心非之格若曰自正其心則物字無下着落若去正人心與自己知至意無相關而上文正心意義又重疊推說不去

或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

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愚觀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於事心意中似不可着物着則不能虚静而物其物矣至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噫焉有舍己而於物上反用如許工夫哉

或謂致知内兼行格物取物自正之義無工夫無先後愚謂此孔氏遺書其克積工夫先後次序最為切要

而精確恐不可輕以他說易之其言修身行乃在其中矣其言格致蓋謂致極吾心知識全在窮物之理則能會通曲暢内外昭融而明德可明矣如此亦自明白奚必為奇異以疑人之見俾反覆漫眩而無所從入況先後字已見經文及古之欲明明德句下又豈有先後字工夫至格物而盡矣不然下文物格而後知至句豈徒言哉高明者自當有悟

近學有謂人不須多讀書六經亦聖人之跡耳果然則

顔子所稱博我以文易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意邪且六經所載皆天地萬事萬物之理帝王君臣經綸裁輔之道與聖賢在下藴畜憂違之情淑諸徒以傳諸後者在焉非講習以窮其理則無以致吾心之知而知所往吾恐其所獨見以為明者未免局於私智而於事物終扞格而難通必不能順應以方於義矣

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箇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

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是尊德性常以心為天君為嚴師翼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偽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岐二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撓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

不動是也舍此則靈扃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為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已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

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舜察邇言詩詢

弼堯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為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為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為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無乃未之思乎

或以平生篤志儒釋自謂既有所得者三十年後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始自歎悔夫聖人之學易感

人而平時舊習未能猝去明道見周茂叔後十年遇獵喜心復動可見偏好非旦夕頓悟所能移也但才氣高邁者未敢誣其盡無所見以悔平日之差只恐放言論道猶坐測度之見如明道語荆公觀塔而未入其内雖有聦明說出一段好處可喜而於渾實的確處未免走作若以其說遂行則不敢不辯

前言往行善者甚多學者固當多識取益身心不可㨗取遂為已出後世有著作者既或瑕議先儒一二又

多竊其言以文其說如世有大學中庸管窺不知何謂也

或謂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愚謂下學之事即上達之理學者固欲緣此一蹴而得之然其氣稟才力亦自有限不可凌高獵等反至汗漫而無所歸入程子曰盖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如此言何嘗分而為二

世之英才美器然有高見者得人一言兩句起發而求之反自有得力處但不須泥於新說若只以論孟觀之自是平實有依據宋儒如朱子議論雖多然皆說盡學者之病與夫進為之方聖賢門庭路徑淺深曲折可尋而進但須博求而約守之耳簡便徑捷之說雖易聽可喜若無忠信積累工夫下稍頭無着落恐終壞了士習非國家養育實才脩明治化之意故不量其寡昧而辯言之非得已也

宋之儒者議論明粹莫過於周程朱子詳其語意皆原
於六經孔孟之訓或以闕塞而旁達其流或因支離
而引通其會或隱約而宣之使明或斷續而仍之可
久皆自本源而枝而派宏綱大旨要不詭於聖門而
夷考其脩身行已之實又能相符不徒為口耳孟浪
無根之說惟在學者約取而力行之耳夫卑下者溺
於近高曠者騖於遠簡易之理中庸之道自古為難
若厭其說以為不足行而別為一說以新人之耳目

則是六經孔曽思孟之書皆可盡議而異端之教固可修身治世而傳遠矣譬之巨室大匠繩墨已定自棟宇梁柱至於欂櫨侏儒皆不可缺苟欲去一件少一木雖有公輸巧為支持終不免棟撓之患其能久乎

宋儒言語未敢說純是聖人口氣觀論語書孔子言語平約而理該更移不動顔子和易曽子誠篤至孟子剛毅中又有圭角三子幾於聖矣而尚隔一關後儒

蓋賢人說聖人事也張子曰吾數年學恭而安不成

雖氣象亦有難似之者況其言豈能渾然如出一口邪

或言下學或言上達或言體用動靜或言性情工夫

要其大義不說於聖賢路逕斯已矣觀漢唐以後儒

者談經做文字於道理多少病痛至宋始粲然復明

吾人童而習之長執以用世若考論事理似亦無妨

惟於所趨而或異之自非尚友之義惟吾高明同志

者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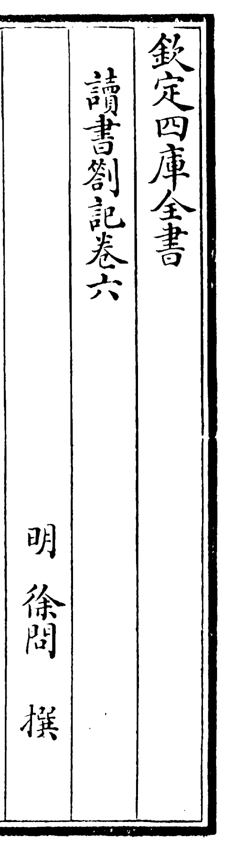
理以條分為字義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也義以制宜為字義如父子當親君臣當義之類是也然非其人則道不虛行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禮義廉恥國之楨幹人之紀綱不可一日無斯須去焉者也子思以率性為道宋大儒始推明而行之而為忌者詆指曰偽曰黨至使空人之國而宋因以不競夫士修其禮義以存國脈使得遂而空之以利其富貴宋之國家世

道不亦可悲乎夫道不明久矣不知實踐止以閉門兀坐為事高帽大袖為竒而竊虛名者固不足道若人能以禮義廉恥自勵必欲詆指而非笑之然則彼何人哉是可歎矣

讀書劄記卷五

讀書劄記卷六

明　徐問　撰



臯陶謨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聖帝明王只知其責為代天理物其經綸裁輔以奉若天道合如此故有天下而不與焉若視為已私分命德為恩討罪為威則於天人之理判不相

闕而天德王道遠矣

記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此語頗近按圖索驥於理若未深究恐後人主以是為飾喜怒之具而已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最善形容德盛民歸無為處北辰握其樞以運元氣列宿五星各司其局分布以成歲功而北辰若

無所與舜内命九官得禹稷皋夔之徒宅揆分治而外敷奏試功式序群后三載黜陟幽明以熙庶績其氣象正如此周公立政既重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以至綴衣虎賁趣馬之賤皆欲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懇懇為成王言所以為輔弼疑丞師保瞽史箴規書諫之任蓋無一之不備使其中心無為修身以建極操柄以致治法乎舜也後世校程書者既叢庶務於一身而失君人之綱事佛老

者又置天下於無事而墮萬幾之理宜國祚之不永也

書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為天子臣為天工如天有四時五氣五行代以成亭毒之功不自知其官為已有也故三代以上聖賢之臣如臯夔伊傅周召功業著而天子不之疑德望隆而同列不之忌且交孚而推讓焉只是實德昭彰而心公天下人見可敬愛可法則而不知其高於我也若諸葛武侯治

蜀能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亦其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所致先儒謂孔明三代遺才信然

古之教者自子能食能言已有訓誨家有塾黨有庠遂

有序國有學雖閭巷亦有致仕之三老坐於里門察

之使出入受教八歲入小學則令學幼儀十三學樂

誦詩舞蹈所習皆灑掃應對進退周旋敬謹禮樂之

節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懿至十

五入大學則又教以窮理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但

推此以加之於彼而已周禮大司徒以三物為教而賔興之者德行道藝已寓乎其中又曰五禮而教之中六樂以教之和蓋交舉而互言之耳士生其時既無倖進趨利之門至四十始仕則德成性定隨用而輒效矣程子所謂小人修身君子明道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觀後世只以文藝取人父兄童而教之士專而習之以媒利禄至於性情之正

德行道義之趣漫不知爲何事其能不混於流俗不汩没於聲利而超然自信者蓋千百中之什一耳而欲美士風成善治胡可得哉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内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無以别於衆人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

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經義諸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愚謂此意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提調得人别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經畧知當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其人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士之習熟語言文詞而於身心漫不相顧者當改絃矣

明道先生薦士之疏有成周鄉舉里選賓興之遺意神

宗方鋭意求治而信用荆公新法惟務理財為急故其説遂不可行矣

樂記曰天髙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本孔子易大傳天尊地卑之語經常既定萬物泰和而自生樂周子曰隂陽理而後和亦此意

天叙天秩禮之本也九族既睦使民興孝興弟樂之本也書曰皇建其有極敬用五事農用八政本禹謨九

功惟敘九敘惟歌而行之此禮樂之所由興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禮樂之所由廢也故歐陽氏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為虛名論治者要識此

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以禮樂對鬼神言內外本末皆無可欺也又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陰陽鬼神之體禮樂鬼神之用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張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

間蓋有嚴泰節和之意於人身日用尤爲急也

古禮非不可行於今只是風俗人情習染日就澆薄不

如古人性情有養執守得定若欲槩舉並行將有盡

廢不勝之患矣苟撮其大經要義而習行之使有志

之士知所持循當別有會通處

禮有定體定則於人有定分而物理參差不齊所以揆

度裁制使皆得中而無過與不及低昂之謬者義也

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然有不同然者失其本心者也

朱子曰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且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愚謂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乃履中正處為禮之根本惇人倫施教

化皆由是以出之就通於政實不可易所謂三代相因者也儀文品式皆籩豆事制皆隨時卻在所損益之內

禮儀最多如曲禮所載可見皆緣人情品節而為之故易曰嘉會以合禮又曰禮卑法地言無所不徧也而其間各有意義學者當知其然若讀而不知察察矣而不知踐卻似於人身上無干涉也

禮樂防閑人性感通人心立國之大綱通治之大道也

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管子以禮義亷恥為國四維不張乃亡觀五代自曹魏而降雖以奸雄智力竊得天下而蕩蔑禮義人必無復藩籬故不旋踵而變生於内一敗不可支矣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諫此諫之本也程子曰人臣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此諫之機也夫臣子進言於君父必誠意惻怛溢於言語詞氣之間使之深思感動則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若戇諫危

言而能虛心聽受又嘉賞之則人君之聖也

凡居官當素其位而行如委吏乘田至於郡縣監司皆有位分必有事事只於此中求盡其職更不别生慕外越分而爲之便是道理其要只在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已如刑名錢穀雖粗事於中求得其情而擬議平允出納公當即是道理若於此張其威聲務爲矯飾以衒名要譽其心已欺矣况害及其人壊及其事者乎至於委棄忠勤馳騖倖進則其人又爲汚下而

不足責也

朱子曰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是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為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恵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

法政令所以一天下之動者也法易變則民守難矣須用之以常法二三則民聽惑矣須執之以信法不行則上德壅矣須付之以人敝而更之歲會而月考之非其人則易之而後法令可以行也

孟子鄉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為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治教朋友宗族長幼鄉黨比閭車徒兵馬之類無乎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解也比

管子作内政於富強其國者異矣

井田程子以為可行張子欲用筭法折地以授民用四標竿畫地定經界要之不井田經界而欲行王政均徭役廣儲蓄息爭訟美風俗也難矣然其法勢難卒復董子欲限民名田在當時亦未曾行得朱子曰欲行須經大亂之後田盡歸官方可給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愚觀唐自中葉藩鎮專恣恐

太宗之後亦不能常守也後世貧富相縣絶矣政
煩賦重民生日不自聊豪民右族有餘力以待其敝
貧者勢必盡破其業而歸之數年之後贏縮遷變
漫無紀極若欲稍為裁抑非選用良吏節用愛人
興利除害徐議限田之制而善用之將有不均之患
橫出而莫可制矣
南風之歌洪範之政與孔子論政大學釋平天下皆以
阜財足食為要觀易損益二卦知天立君本為民

也自管子始開山澤利源以富强其國秦有頭會箕斂漢筭商車榷緡錢悉秋毫以自奉兼事遠夷後世因之食者既衆生者又寡為民牧者又以貪惏朘剥其間是宜民生日促一遇大祲非死徙則驅而為盗

王人導利而布諸上下之意微矣

禮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為出周禮倉人廩人所掌九穀除匪頒稍食之外必存有餘以治年之豐凶遺人掌鄉里之委積

以恤民之囏阸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至於道路廬室候館皆有積故遇歲歉而民無饑後世賦重而田無定分雖豐歲猶有饑故救荒莫重於積貯之多參以常平社倉之法又擇廉平之吏堅守而力行之庶乎其稍濟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所謂均節也按天官太宰九賦曰邦中四郊邦甸家削三百里外

大夫所食采邑削所教反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職幣所斂掌事之餘財是也九式曰祭祀賓客喪荒羞服羞飲食物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賜予好用燕好賜予是也斂與均並言蓋量入以為出也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今有關市山澤之賦豈周得天下而遂廢之邪抑天子國用匪頒厚往薄來固非諸侯之簡節邪但九賦既有幣餘山澤而九貢中復有幣器財物蓋各舉而互見耳孜禹貢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所居四方各五百里納總納

錢及粟米成賦中邦為九賦之類而九貢則諸侯之所共也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用之於周官太宰及大司徒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內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外府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皆受財用貨賄則九府相均而通故謂之圜其泉府專掌市之征斂其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使其流

通無滯故謂之泉又漢食貨志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寳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蓋用字以取義也後世流通之意少而益上之政多所謂鹿臺大盈之積終不為吾守也亦獨何哉

柳子厚以封建為勢其言亦近是但云非聖人意則是聖人視天下為己私物因諸侯合力共取不得已而分封之豈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之意哉蓋聖人之心

至公無我天既付以代天理物之任而不能獨治封建有德有功之人理也勢也封同姓親親也異姓尊賢也後世人非三代其賢不足以負荷如漢封功臣及同姓為諸侯王未幾叛者數起遂以滅國易負且乘致寇至謂之慢藏誨盜其能久乎

封建朱子亦以為實不可行郡縣非其人則易換然而不可常治愚意只須用三代之教成就真才以為世用監司郡縣皆得其人重郡縣之職任事權使得專

達而部使不得以喜怒私情淩轢阿庇嚴贓吏之法俾不得以貪憒剝掋其民而驅之盜亡其教養民者亦倣三代之政損益行之庶乎其可治也

王者慎於用兵而六鄉六遂都鄙丘乘伍兩軍師之法最為詳盡蒐田大閱治兵振旅之事蓋罔不勤五服自揆文教之外即奮武衛且有方伯連帥以總之設高城深池之險以固守之又明荒服之制以防四夷出入此所以能制治保邦而銷未形之患也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傳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仁義所以正用衆也

兵所以毒天下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惟用於中國以定禍亂而不輕用於四夷以倖邊功蓋不欲以夷狄禽獸傷吾民也至秦皇漢武始事遠夷以貽後患中國財力於斯敝矣

為將用兵之書雖多然太公六守孫子五事之經自是為將綱領而儒者則務耕練以固根本開公誠以安反側明賞罰以激人心而又審時識勢達權制變任用得人無不可濟如趙充國諸葛武侯羊叔子杜元凱韓忠獻范文正諸公未嘗跨馬而指揮運動咸合機宜邊人畏服而不居其功此可為法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夫欲

獠緩之則豺噬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葢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又曰禦夷狄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葢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

朱子曰昔帝舜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命臯陶作士以弼五教王者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然刑一人而天下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論刑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異端報應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以輕刑為事反以長其悖逆作亂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為政者不先以教化隄防人情至其犯罪一切操繩以法俾欲改過其道無繇直是俗吏若教而不改則當誅矣惟殺人之盜皆不畏死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若經界正賦役平綱紀立善惡明則訟獄自當衰息奸宄不敢縱恣今不此之務而類以多成大獄流徙重刑麗法積案下位以此沽能監司以此殿最宜其理道之日離而民風習俗之日壞也

讀書劄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劄記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讀書劄記卷七

明 徐問 撰

禮經解言六經之教石梁王氏以為孔子時春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以此知決非孔子之言其論甚是縱使言及易與春秋亦不必槩及他經而悉數其學之得失文辭煩促如此也然其潔靜精微等語亦得易之本旨宜

不可廢

伊川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盖造化道理無窮須如此說大抵伊川易傳說盡物理易之本也晦翁本義則兼卜筮言之易之用也要之非卜筮無以觀玩而知占非物理無以致用而成務二先生之言實相表裡學者宜並觀之

伊川曰看易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賢衆人學者君臣無所不通此正謂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

又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大抵理無大小其本一也邵子皇極以易大義在意言象數左傳所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人物之象滋多滋而後有數亦此意也

易坤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盖西南陰方柔得從以類行然獨陰不能成也東北陽方柔失類而從之然後可以利萬物故曰乃有慶也然

以正合如震一索得男而坤以安正待求乃為得吉
若姤之取女則非安貞矣觀彖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一節正意若與本義不同惟程傳與彖義合當以
傳為定

遯小利貞本義以為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
而遂浸迫於陽遯義本為君子謀小人非能正者其
浸長於下勢猶未甚君子尚可小貞其道以維持之
大象不惡而嚴之謂也若否之不利君子貞正利貞

之義質之程傳較順

明夷以明見傷利於正固聖人雖為垂世明道而作然其實豈非文王羑里之時乎周公諸爻之辭曲盡其義豈非克商之事乎用拯馬壯救西伯也得其大首商倒戈也獲明夷心崇侯譖也箕子明夷微指其實至上六而言益深切矣孔子彖傳亦以文王箕子為言厥有旨哉

渙九二陽居陰位宜有悔者然當渙之乃得中之位九

來居二而得其中是陽奔就机憑以為安不窮於上也故亡悔程傳以初為机二為馬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時皆無應與但以陰陽親比相求二急就于初以為安與本義不同然據彖之剛來而不窮則此爻之義從本義為是

六三傳以為質陰柔才不中正雖有上九為應居無位之地豈能極時之渙止於其身可以出險而無悔耳不能及人者也愚以大凡有所樹功立事非陽剛之

才德弗克如建侯之利於屯利涉大川於順棟隆於大過朋來於蹇俱陽剛之爻本義以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而無悔然散財恐非陰柔不中之人所可能也又當以程傳為定

夬以五陽去一陰上六居窮極之時為國家蠹害去之不可以不決九四以陽居陰而不中正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而勢不安欲進則居柔失剛而志不決本義謂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悔亡以釋牽羊

之旨傳以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能自强
而牽挽以從羣行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
雖使聞是言亦不能信用矣以戒不决之人為得去邪
勿疑之義今當從之

易簡之善配至德本義兼以為人事言之但此章本賛
易之廣大天地四時日月對待交舉如云與天地合
其德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之類皆至德
意與易易易簡同參諸本文頗順

吉凶貞勝蓋剛柔變通之間則為人事之吉凶惟貞固常久之理則可勝理勝則凶變為吉矣與下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理皆以明貞勝所謂君子修之吉是也

六位成章卦之六爻初剛二柔為地道三仁四義為人道五陽上陰為天道天地人之道既立迭相為用則天地人文燦然備矣

本義發揮卦體卦德卦象卦爻陰陽之位吉凶之占而

繫以人事之得失言約而義精矣稍可疑者存之以

俟知者辯焉

堯典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是欽明在内而允恭在外也

文思只如文理密察之謂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與賛堯義同通明為聖濬哲非聖之事乎言外溫

恭則内欽明可知矣聖人純敬之德與傳心之要萬

古如新要無有二義也近世學者忽於用敬之説可

以自悟矣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别記之愚謂五帝以前人主無甚失德故史臣大槩紀其一代事業與三王以下授受治水革命大事書而藏之如周之藏冊金縢是也至春秋時王者跡息諸侯横恣孔子欲存天綱人紀乃具得失於各國各君之下以詔後世故不得不為書王及編年耳抑史

官至周禮始備天官之屬太史御史以下多數十百人故列國諸侯皆有史官以掌記君臣政治得失如春秋傳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氏書崔杼弒君至兄弟爭死以守其職可見

按孔子孫騰見始皇滅先代典籍始壁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濟南伏生為秦博士亦壁藏尚書漢定天下伏生求尚書止得二十九篇孝文求能治尚書者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

鼂錯往受之伏生使女傳言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畧以意熟讀而已孔穎達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武帝時始出故云二十九篇也又魯恭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壁其藏始出止得尚書至説命諸篇今書註稱古文為孔氏所藏其字古隷今文無隷盖以漢書為今文也

凡讀史先須看其道德而後及其功業如堯典首曰欽明文思克明峻德而後光被昭格以至睦族平章皆

自内及外也其治則天時為始人事繼之故命羲和歷象授時以允釐百工熈庶績皆功用也舜典自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至於慎徽五典洛四岳命九官惟亮天工以至明目達聰皆事業也盖其克積之久感通召驗治臻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就是中庸言至誠無息久徵悠遠博厚高明分明畫出唐虞體信達順篤恭而天下平之象及至禹謨世承極治水土平後專以民生食用為急故以徳以政歸於養民而修水

火金木土穀為六府惇教以正德器物以利用衣食以厚生為三事合而為九功使皆得理而不亂故曰惟敘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然其治則比唐虞固有間矣至於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治定之初立中建極以王天下湯誓惟有慚德曰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泰誓牧誓武成尤為費辭商奄啓釁非有周公以聖臣救周鼎幾搖盖遭其時之所難非二君得已也後世非無古建官立政綱紀規模只無本源流

出如翦綵為花畫工繪像雖若可觀而終不如他天然精采血脉觀之諸史君臣言行治功可見

武王泰誓數紂罪惡辭意諄複若非聖人之言恐孔壁所亡之文而漢雜之也武成篇孟子時已有血流漂杵之語實為古文葢記事之過所不盡信者也至謂文王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則是武王伐紂為利天下實非奉天討罪以弔其民而文王之至德荒矣兹又可盡信乎

箕子洪範以人君主天地民物而天時人事其理實相表裏故先言五行而即繼以君德五事其施莫先乎民故八政次之政以授時為要故五紀次之君道以正身為則故建極次之然用人行政須剛柔得中斯無析廢故三德次之事必通於幽明合於鬼神而後可行故稽疑次之其得失感通效驗各以類至故庶徵次之五福六極又指其徵驗之實若有勸懲於其間感應幾微如響斯答雖未必一一盡然要其理之

所有不可誣也人君致治注措之詳莫切於此然皇極則曰斂福錫民無作好惡三德則曰臣無作福作威休咎徵則曰卿士惟月家用平康不寧又君臣民庶之所同也可不慎哉

書周官先儒疑周禮六官無三公三孤意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責今按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論道明曰官不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而後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

空明曰六卿分職是三公無定位而六卿有定職也惟冢宰如曰冢子曰統百官盖為六官之長綱紀百司自當推重也又疑司空為周公未成之書今既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當一時並建豈得先立此空名獨於官屬未置迺遽遽適當周公之沒哉恐無是也是知司空一冊亦經秦火亡失無疑漢儒補以考工記惟以工人造作為言殊非設官之意又謂法制有未施用恐或然耳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

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九篇無周官故漢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之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其說為得之愚又按漢初置左右丞相亦三公之任太尉為秦官當時所重漢興因而襲之又以司徒司空參用雜置已非其法惟唐六典亦得周六官之遺而知政事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同平章事並

宰相之任已變公孫之制矣趙宋因用翰林承旨陶
穀謂唐有參知政事之說乃以直學士薛居正侍郎
呂餘慶參知政事遂使一代官方變易名義疑舛元
有中書令國初因之尋復釐革專重六部而省其屬
之多員內閣如中書省多以卿銜而兼學士久則以
公孤為加官乃得周制云
按蘇氏以書顧命康王冕服事為非禮朱子但引太甲
元祀以見康王當然亦不言蘇之非是愚以天子傳

受天位上承宗廟百神之主兼以顧命而繫天下臣民之望中杜睭晩非常之隙所以代統向離以新庶聽君臣之分定於厥初數言非以為一身之圖而已故太保承介圭太史秉書俱由阼階隮御王冊命王三祭三咤上宗曰饗以告神也王出在應門之内曰王義嗣德答拜葢以喪禮見成為後者以著代也既而羣公聽命趨出王反喪服於天子變禮未為失也胡氏春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臣民之心不可

曠年無君改元以著新君即位之始故曰大居正若
授冊受戒俱於喪次則何以承天受代正統定分以
一衆庶之耳目哉況召畢諸公皆當時賢輔必能審
酌先王禮義之中而察於社稷相傳之重决不以草
率而廢禮也又周制期喪達乎大夫則諸侯亦在所
略安得引庶人將冠子齊衰大功之喪而例之天子
乎非謂天子之尊不行勢有不可耳惟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此古今貴賤不易常經而漢文乃有以日易

月之制後世踵而行之則可憾已

按穆王呂刑之可取者折獄則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用法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如大禹謨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也至於贖刑則本虞書金作贖刑之說不諒其係於鞭朴之下情輕而為之若墨劓剕宮大辟有疑自當末減豈有罰自百

鍰六兩曰鍰以至千鍰是使殺人大憝皆可不死貨利充盈而人命如草菅音奸矣況疑之一字又足以啓汚吏高下出入之門作法於貪而欲救末流之弊其將能乎此周室所以遂不競也

漢毛享作毛詩訓詁以授毛萇故史記謂之大小毛詩然多隨文訓解或斷章取義不能攷究時代推明大意以得詩人之心得朱子解而始著

孔子嘗謂伯魚學詩其教門人亦以興詩為始盖不知

與詩意思終不和暢古詩溫淡和平莊重典則雖感時托物不失性情善惡可感可創諷咏之久自有以潛消湮鬱渣滓歸於動盪性情和平之真暢於道德之意程子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可謂善得詩人之旨味者

朱子云先儒所謂刪後無詩非謂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亦此意蘇氏云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失之大快無先儒救

厚氣象不奈咀嚼愚謂周盛時采録及制作皆列之樂官或用於郊廟朝廷或用於房中閭巷邦國以達天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王跡熄則化不行而詩響絶矣春秋傳燕享閒歌多古詩知後雖有作蓋亦不復采矣

又曰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東遷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要識此詩便知周南召南當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

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是也
夫子刪詩以二南正家化國之始故列之於首程子謂
二南猶易之乾坤龜山以為一體而成是也與邶鄘
衛十三國並存以寓感發監戒之意抑諸侯采之以
貢于天子天子受之以列于樂官於以考其俗尚美
惡而知政治為得之
左傳吳季子札聘魯見叔孫穆子請觀周樂十五國風
咸有譏評二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邶

鄘衛曰憂而不困王曰思而不懼豳曰樂而不淫齊秦稱其大魏唐稱其遠鄭陳知其亡自鄶以下無譏焉愚按朱子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季子猶未慊於二南之化至於邶鄘衛齊秦以下有處變怨思之懷有惰曼淫靡之習有超軼悍強之氣有鄙嗇急戚之情若此者顧猶亟稱之何哉盖以文王之化止於江漢南國其幽冀濟兖青梁之間皆為紂地猶未洽也下比列國季世雖多失德而姜姬內媛變而

知常情以止義其臣尚思西周宗社播遷其民猶知興復桑田大夫感懷離黍則以先王敎化禮義之澤宛然如存齊秦本無可稱而推表太公原其功也曰周之舊原其地也魏唐儉嗇憂思原其遺也豳風雖在君臣疑懼之時而俗本先公辭出聖理其美信矣鄭陳靡曼蕩蔑禮法國步斯蹙理固宜然情之邪正道之汙隆俗之美惡皆于是乎見之可以興矣至於二雅小大本出於朝廷賢臣碩輔禮樂之懿冠冕之

詞而燕饗會朝或通於下或專於上時代升降正變因之孔子刪而兼取焉可以觀治也然小雅則曰周德之衰豈以其制作皆出於代商之後大雅則美文王之德豈因其詩多追述文王者乎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而稱文為至德季子或得諸此矣三頌歌辭特稱曰至自直而不倨至於五聲和八風平以為盛德之所同也今觀商周之頌辭莊義邃音律和平魯祀后帝已非其禮而誇艷太過古風寖微意者歸重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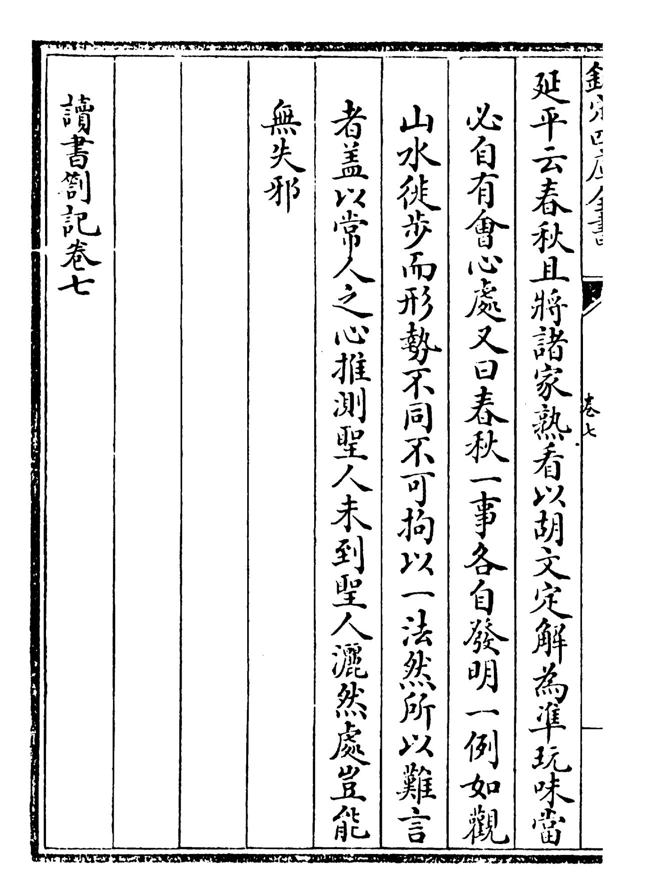
周茲可畧已

伊川先生序春秋傳以為抑揚予奪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三代盛時天經人紀既明夷夏大防徬正班爵等威皆有定制而不可易其有陵犯僭叛則王者誅討之而已春秋之時諸侯雖知有周而王政不綱貿亂滋甚其間得失小大又自有不相掩者故春秋因魯史之舊各㣲辭以書之其抑揚予奪㣲闡寓於一字之間如持權衡以定輕重而所存以不墜

者實天地之常經百王之大法故曰揆道之模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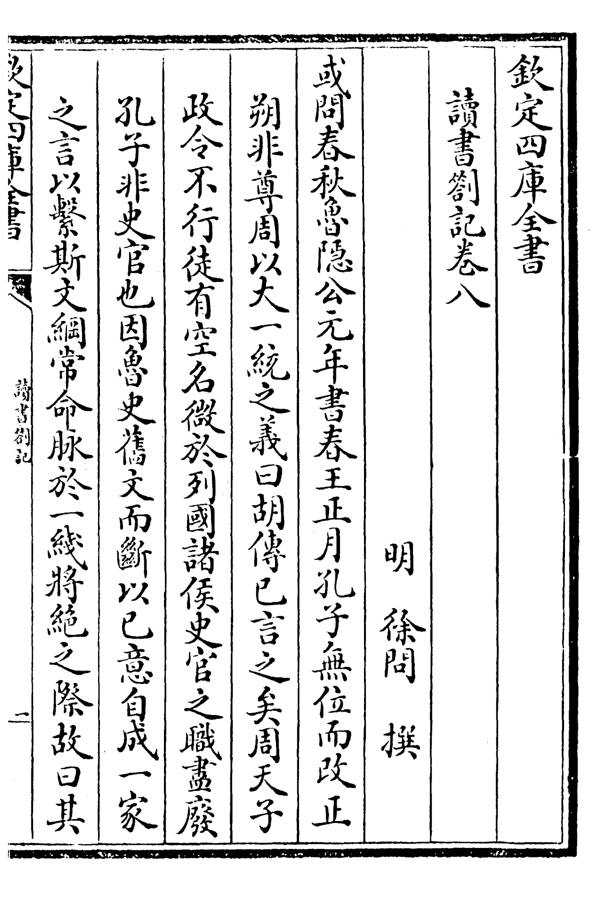
伊川云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蓋藥方是人無病時但知有此可治病用藥蓋因人病危急而治之所以保全命脉也此喻極切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答黄聲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



延平云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當必自有會心處又曰春秋一事各自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

讀書劄記卷七



讀書劄記卷八

明 徐問 撰

或問春秋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孔子無位而改正朔非尊周以大一統之義曰胡傳已言之矣周天子政令不行徒有空名微於列國諸侯史官之職盡廢孔子非史官也因魯史舊文而斷以已意自成一家之言以繫斯文綱常命脉於一綫將絶之際故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亦自知後世當有罪之者罪之非知其心也葢書元正始莫重於天時莫尊於王莫過於夏時之正舉春秋所以正時也一言而衆理具法亦寓焉所謂如造化簡易而微妙無窮者也然三正通於民俗而四時之序則斷不可易或謂周建子以仲冬為春孔子以為正月其說誤矣

胡傳以為春秋王朝公卿書官王大夫列國命大夫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

書人其常也凡王大夫諸侯或黜而書名書人如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大夫或進而書字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以寓褒貶其變也亦有不盡然者或沿舊史或先儒承闕而不敢增而聖人用意深微有非後儒所能窺測而盡得之者要在發明大義若其疑則不必强為之說可也

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春秋之盟非構私
讎以講解則合黨與而連爭且歃血要神皆捨正道
而廢王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胡氏所謂凡書
盟者皆惡之良得聖人之心矣惟成公七年楚伐鄭
晉合八國盟於馬陵以救鄭而外楚襄公二十年
晉合十一國盟於澶淵鬪齊侯卒而不伐其喪故
皆無譏焉
春秋示後世以遇天變而謹懼者如隱三年書日有食

之桓三年書日有食之既共凡三十六莊七年恒星經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大火心星僖十六年隕石星隕為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逆而飛桓十四年無冰成三年新宮災天火為災定二年兩觀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文九年地震僖十四年沙鹿山名在晉地崩成五年梁山崩文三年雨螽于宋之類是也有遇災而

警備者書夏螟書螽書蝝螽子生書大水大饑大雨雹大雩雩祭旱諸侯雩天子大雩是也有因物變而紀異者莊十八年秋有蜮江水怪含沙射人致病魯無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鸜鵒不踰濟魯在汶南舊無是也有重民力而書不時者如書隱夏城中丘城郎僖春新作南門桓秋大閱閱車徒備齊周禮中冬大閱哀夏築蛇淵囿縱般樂等是也聖人為時君修政恤民之慮遠矣

春秋之旨有直書而義自見者桓十八年曰公會齊侯

于濼（在今歷城縣）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所以著夫人以亂而與弒且奔也有曲其辭而意盡者成公十四年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使尊君故稱族尊夫人故又稱氏姑在故又稱婦大夫不以夫人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禮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繼立以士服入見而受命薨則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天子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服爵弁絰紂音緇衣或使有司哭之殯又使人隧葬必賵之示恩義也諸侯之夫人亦有赴賵之禮春秋時禮法盡廢故有書年不書即位書天王使某來錫命沒不書薨書名書卒或不書葬天王崩不為奔喪書來求賻諸侯之嬖妾喪書天王歸賵春秋皆從削而貶之以存君臣嫡庶王法綱

常於既滅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每不滿於魯郊宣三年書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祭山川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放也）牛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以諸侯郊祀上帝非禮甚矣知卜之於神不從而始免牛免郊惜乎不知卜之於心卜之於理也獨不能卜之於

人乎蓋雖有孔子而卒不能用也

春秋於衛州吁宋宋萬宋督晉里克楚世子商臣齊商人鄭公子歸生齊崔杼陳乞衛甯喜蔡世子般許世子止輩直書曰弒其君某禮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宮在宮者皆殺無赦故明書之使知夫人皆可以討亂賊莫可逃也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隱公二年首書公會戎於潛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以著攜戎猾夏之漸也其後狄遂侵

鄭侵齊伐莒又侵我西鄙至成公二年楚遂專中國之盟與公及諸侯國卿盟於蜀故首書公尊中國以辨夷自泰以下皆書人其貶深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義如蠻狄猾夏盜賊姦宄臣子簒弒之類方伯諸侯奉王命而伐之六師九伐乃大司馬所執諸侯不得而專之也周天子征伐不行自諸侯出互相攻取非利其土地通其貨賂則合其黨與固其私援故其書法自伐之外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

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皆所謂無義戰而正其輕重之罪者也曰彼善於此只是齊桓因狄伐邢而救之滅衛而存之召陵責楚包茅不貢可矛也若晉文踐土之盟乃召王以諸侯見其定王室之亂則請隧因與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乘時射利所書皆一罪案耳

五霸孟子稱齊桓公為盛以五命辭有先王遺法孔子只稱管仲之功蓋仲之霸業在於尊王故召陵責楚

之言皆翼戴王室諸侯信之翕然宗齊實仲假仁之功亦桓之能任仲也及其存衛而城楚丘則為專封内嬖而如夫人則為並嫡是五命之禁桓已先犯之矣故楚得以滅黄狄得以侵衛侵鄭夷狄猾夏遂為盟主蓋仲死而桓卒莫之能救也是知正心修身致於王道皆聖賢所長而霸者君臣之所短徒能稍震一時而源頭弗清無救於末流之禍矣況晉文以下又以貪詐慘黷行之哉故孔門之徒羞稱五霸

宋襄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若假仁者而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以祀妖神其頑冥慘酷甚矣宜其強霸之榮不足贖虜亡之辱也

董子以有國君臣父子皆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有誅意之法人臣有無將之戒蓋一念背理則惡逆隨之易所以戒履霜也春秋雖誅亂臣賊子於既死實所以戒將來人心之動於幾微使知毫釐積慮之差即成大惡而不可以不謹焉非必皆有簒弑之事也

歐陽氏論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其傳春秋不能無失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信以為然且謂息姑之攝會盟征伐賞刑祭祀魯人皆聽命名實在己不為攝趙穿首

罪必不宥為善人而加盾無辜以大惡兼以父病躬進藥而不嘗與不躬進藥操刃以殺其父三者論罪殊科思初以為然及觀董子語臣子不通春秋之罪然後知聖人責人以綱常大義而示以謹微慮始之明鑒也夫隱初欲讓國而居攝立不以正又不受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以寓貶於法為公而書公者臣子所稱於君父及桓弑而書薨皆為魯桓諱惡如以昭公為知禮者也若趙盾驟諫靈公君臣交惡而出

奔趙穿遂弑之盾不特與聞乎故也直假乎穿之手
耳至許世子止為君冢嗣罔知君父為重病不嘗藥
而輕以其命試之則雖哀毀絕粒夫何救於父之死
哉三傳紀其跡而孔子執其斷亦不甚害乎其為同
也但歐公時胡傳未出學者喜為新說雜用三傳雖
以公之辯論而不求聖人之心惟文定得其旨矣
左傳有考據有詞藻但事多傳疑雜以怪誕不經猶
未能信之於理至以鬻拳以兵懼楚文王為愛君趙

宣子以意弑靈公為良大夫其文駁矣

愚謂禮記皆傳古先格言凡為禮者記之如禮儀三百曲禮三千皆是綱領節目使漢儒知禮各本其所自出分記類聚更加謹嚴不敢以已意率易竄入則後世不疑其亂經若其煩而多其議也即如曲禮首章何等嚴重古典次章雖室欲之事覺血脉不續索無味矣後世必有作者以周禮儀禮禮記三書所載禮樂參互簡取列為經傳煩者删之彙成一書則可與

四經並傳於無窮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禮記樂記之類可無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最純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何曾說到這裏必是古流傳此箇文字處氏曰禮記

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録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於漢末乃行于世惟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録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布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俯手揖之所謂肅拜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拾級陟階之級連步步相繼也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各順門之左右愚按請入為席今禮無之但整席亦是入門左右與東階西階世之士夫多講不同

然亦自明白入門中門也左右階以賔主耦行為言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至入寢門則主人自應東立近下西向客西立近上東向為禮葢鄉飲士相見禮皆以客尊西位也今入寢門請客就東而主就西則主反在客左客反在主右安得行時客左而入反居右乎皆非禮矣至於坐客南面位而主就北面位則為君臣之禮如曰北面事之尤失所據今欲稍從俗猶存古禮則改正入寢門東西之禮請

客坐西南向主坐東北向次客則坐東南向如僎以

附賔亦可通也

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乃以

羊豕是言諸侯大夫祭皆太牢也王制曰天子社稷

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則

與曲禮牲殺及本文皆牴牾矣又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言禘祭天子諸

侯之所同也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礿是比天子祭闕四時之一也而與前四祭之說又不同矣漢去周未遠諸儒考索註記必稽典籍不王不禘之說何相戾與魯以成王賜祭周公以天子禮樂孔子猶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近而其言尤可徵也横渠以為作記者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愚謂名稱所關禮之大分豈可混而無別乎抑或禘祭常行於夏商諸侯至周始有定制以為天子之禮記者仍例執兼舉而互言之耳其書

不出一手每有異同學者自當識別

月令呂不韋集諸說所著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以行政令與唐虞歷象授時齊政之意同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推以此為端故云）舉正於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謂之中氣）歸餘於終（置閏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以置閏）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宋過陳火（十月大火之次）朝覿矣道茀（多草）不可行也候（候人）不在

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月令所紀盖有所本矣但王者居處有常輿服物色有制澤梁無禁警蹕以時其敬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流通兩間雖未有戾乎天

時而决不以形跡儀文之末而屑屑求合也所謂居

青陽太廟明堂總章左右南北毎遷其所車旂衣服

各用方色恒變其制揆之帝王軌度章物以一瞻視

恐未必然周禮冬官獻人獻王鮪為魚薨曰祭祀賔

客喪紀征魚盖有貢無賦今曰賦及水泉陂澤亦恐

後世多方取民非王政無禁之法也昔魯隱公欲往

觀魚於棠臧僖伯諫之以為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彼諸侯且爾乃

謂天子親往嘗魚豈不戾哉愚觀孟夏命太尉贊傑俊傑太尉官名自秦始不常蓋欲以秦法而參先王之教學者宜慎擇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獮以取獸田不以禮取有品制曰暴天物書曰暴殄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諸侯不掩羣掩襲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絕水取魚獺祭魚孟春之候豺祭獸然後田獵豺祭獸季秋之月也鳩化為鷹仲秋之候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不卵不殺

胎不殀夭禽獸之稚不覆巢國語魯宣公夏濫于泗淵里草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魚子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愍觀先王以其中正和平敬用五事以建惟

皇之極所以制禮作樂朌合造化感通神人成位天地而茂對時育物至於法制猶能仁及昆蟲草木制其品節時其取用禁其暴殄捐其細纖以阜蕃息以助生化其所以曲成裁輔之道又無不用其極王道備矣宜其至和薰蒸兩閒既無散陽亦無滯陰三光順次陰陽序調寒暑適節風雨時至天無震飈霜雹水旱之災民無疾癘夭札之患山川無童涸崩竭之變生類無胎殰卵殈之虞蓋其氣和而沴不作也漢

唐以降不務修德任氣縱情舉動乖舛無以感人及物其上下乖盭睽隔氣已不貫而又禮樂不興刑政苛紊賦役煩重民不聊生自五穀八材珠象玉石木金草羽以至女工麻綿絲枲竭其原隰室廬之所出山海江河巖穴之所藏終歲勤動而不足以養生送死斧斤相尋戕及枿肄罟羅搜抉遍至胎𩵋加以蠻夷盜賊擾竊吞噬無復相生相養休息之道由是陰陽元氣壞爛雜亂而無統欲其災沴妖孽銷弭不可得也噫然則

欲求王政者盍亦反諸本與

儒行篇文漸而意激旨褋而語誇豈惟不善學孔子亦非能言德行者也

禮運先儒以為出於子游門人所記與夫子答問之時既遠記憶傳寫支末益分固不能無增竄之雜其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為大同天下為家是為小康所謂講信修睦亦非帝者氣象彼徒以二帝三王官天下家天下如蓋寛饒所論又有揖遜放伐之跡

帝王治效不同而不量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惟其時之使然也春秋以下處士議大率類此然其間多有禮之大端要語至理斯存有非諸子誕漫之辭所及存羊愛禮盖不能無感焉

攷商以前天子皆七廟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太祖位西東向北為昭南向南為穆北向其前祖禰至高曾祖考為四親廟遠廟昭穆謂之昭祧穆祧其遷者藏焉韓文公禘祫議以毁廟之主皆藏於祧廟

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無經據不可施行禮祭法一壇一墠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禱則祭之無禱乃止雖於仁孝流通之意若有未安然其漸而之遠則禮之所不能及而主遷於墓所蓋墓而鬼饗之者也張子以為殷而上無不遷之太祖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

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之太祖若祫則請於君并高祖而祫之蓋不當祫而特祫如後世合食是也朱子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與一昭一穆為宗皆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遞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廟）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附于祖父者也（文王在右武王在左以昭穆次序一定不易别有門垣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為尊卑也又穆王時文王當祧而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西北為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當祧故别立一廟於東北為武世室劉歆則以自武王克商即增二廟至懿王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又韓文公以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傳曰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常禘祫之時獻祖（始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太祖）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又常祭甚衆（四時之享惟藝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合祭甚寡（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藝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程子以為不可漫觀以其議論精到合於禮也觀韓子謂太祖正東向之位朱子謂至唐太祖在北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皆以西為上則知至宋廟制亦猶行夫古之制也諸侯則太祖居北而

南向昭廟二在東南穆廟二在西南後世廟制行於朝廷王國而公卿以下皆無定法宋仁宗詔聽太子少傅以上立家廟而有司不為立制於是各為影堂又改為祠堂伊川謂無貴賤皆祭高祖以下後人宗之但云廟向南坐皆東朱子以為非是蓋古人尸在東牖在西故坐於一邊乃奥處也司馬温公曰神道尚右以西為上廟主自西而列朱子以為亦不是古禮蓋因天子太廟正西位而宗之晦翁居母喪家禮

既成為一童竊而逃去至沒後其書始出其制以祠堂立於正寢之東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内置一卓龕外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上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房在西曽祖次之祖及父又次之繼曽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曽祖而虚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虚其西龕三祭排祖先俱以客位西邉為上自高祖以次而東皆正排旁親

無後者各以四代之班祔食皆西向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如與嫡同居死而後其子立祠堂於私室專取儀禮為經酌古今之宜而兼取司馬氏程氏高氏之說祔遷則取横渠節祠則取韓魏公所行為法其門人楊氏復蓋惜其書不經朱子再修而雜取諸家發明之義以足之故其禮參差猶未歸一愚見前御史聶氏文蔚亦嘗考究及朱子禮之節要皆本諸舊參以時宜及國初行唐縣尹胡氏秉中言許庶人祭

三代祠堂以曾祖居中而左祖右禰至四世圖內亦以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左禰右而祭位則高祖居中曾祖居東上祖居西次下考妣東下降等而祔位亦列於東西夫古人制禮必有意義非苟焉者天子宗廟皆坐西東向以北南為昭穆昌黎禘祫議亦以始祖居中而太祖從昭穆之列況庶人之祭乃至祖孫排位並列揆之於義似有未安惟祠堂四龕既無古人外都宮內寢廟之制只得就其簡便易於斂藏

而又隔之以板俾得各自為尊不相嫌瀆與龕中列主俱宜如家禮從西以次而左庶不失古人一派流通與繼曾祖以下小宗虛龕不敢僭祭之義至横渠論長子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更須士人承祭辟之河身轉隨徑流之說實禮之權若恐廢祭從宜固難執一若時祭用仲及前旬卜日宜用温公云分至日預於前月詣祠堂告期及祭排位次序則從時制亦不失古人昭穆之意也立春程子以為生物之始故

祭先祖則以祖考妣為主而以高曾考妣共祭之季秋成物之始故專祭禰而諸祖皆不及其他立祭田忌祭墓祭冠婚生子及焚黃告廟改題與俗節獻其時食之類洎祝文宜一依家禮云

讀書劄記卷八

劄記一書先生撫貴州時與學者問答辨究隨所記
而成者也其間三才之道性命之奥事物之理六經
四子之言與夫古今言語同異之辨得失之歸靡不
詳且悉焉道理充溢脉絡分明是非明白功夫精審
而要領卓如也學者一見便有下手處若夫人心動
靜心性理氣知行存省克治主敬集義窮理等條皆
於故得新以真證妄有以發前古之未言洗方來之
臆說其有功於學者大矣至於叢六經而類解集羣

言而折衷利道旁通會羣流於淵海真所謂萬法歸一者也夫尚著作者陋簡淡雄辯博者費辭藻奇新巧者厭成說而不知夫道大中至正焉而已矣高不可亢卑不可貶非夫言語文字所得而損益之也昔李通作律書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而其獨得之妙則有當世所未知者蓋惟真有所得乃能如是先生忠信不欺體驗純熟充養有素而踐履篤實自動靜食息辭受取予以至出處進退出言舉步無

一不揆之道而後安其與諸生言皆造道育德咀嚼飽滿之餘語雖約而道該辯不煩而理勝簡易精深文理密察使人讀之有樂則生矣之妙欲求先生之學而學之者豈徒於行墨閒而已哉舊本頗訛伏讀之餘隨爲訂正因書其所欲言者於後以俟夫同志云爾嘉靖乙未春三月甲子門人莆陽林華頓首拜書

少司馬延陵養齋徐翁先撫貴時與文振武西南
載戢鄉貢士王惟忠段以金周鑛葉履謙庠生吳鳴
皋顧繼先黎宇潘維嶽輩凡若干人以斯道之未有
聞也企翁門墻請廓蒙塞翁不鄙進之未踰年諸生
恍然有得競録翁劄記舊州以永珍鏤惴惴然以弗獲
公傳是偲乃釐為八卷僉議庀貲壽之梓謂清偶有
事學事介訓導楊時用過檇相示幸卒誦觀爰肅作
而語曰子録翁之所記不越五萬言然於吾身天地

事物之理罔不函橥盖本諸聖賢之言為矩訓學者
能即是而求之自當有會于心身以闖聖域視世之
眩奇求異者萬萬不侔毋悦而不繹為也謹左右厥
成與同志共之既竣事諸生屬清志歲月義不容辭
若翁德學勲業自有國是在豈㡣譾所敢私邪嘉靖
甲午四月甲辰後學閩陳則清謹跋